

通志  
經解



□ 12  
1411  
130



門 12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巽下  
震上

伊川先生曰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一有之道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敘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間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易說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易傳

白雲郭氏曰咸恒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恒男上女下夫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

也故曰恒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為恒也王輔嗣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恒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為三以彖觀之恒亨无咎利貞一也久於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於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為二義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

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恒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一朝居哉恒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為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為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為天地之常易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

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字一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

為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  
 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  
 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  
 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  
 理也○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  
 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  
 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  
 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  
 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有字  
 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  
 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  
 故恒久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  
 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

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  
 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  
 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之  
 心皆放此易說○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男下女婚姻之始也男上而女下居室之  
 常分也盡其常分而後有可久之道焉卦之所以為恒  
 也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故惟天下之至誠為能  
 久恒久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維天之命於  
 一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之為天文之  
 為文皆原於不已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  
 得天得其所以為天故代明不息而能久照四時變化

終則有始故能有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  
 王所以為文是也天人之道一於誠而已矣說易○天地  
 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不已故能久聖人久於其道  
 亦為不已也故能天下化成中庸○有恒心然後可與為  
 善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  
 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  
 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解語  
 兼山郭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  
 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恒亨无咎利正可久之  
 常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蓋言天之高明地之博厚  
 悠也久也故能常也日月得天故能生明四時變化故  
 能成歲聖人久於其道故為忠為文相救而成道也故  
 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如是也然作易

者專取配於夫婦何也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者此也彼一以動一以靜或作之或止  
 之謂曰我能常何足以語此說易  
 白雲郭氏曰恒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於四坤  
 之四下居於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為震巽蓋非謂震為  
 剛而巽為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為剛柔則易之柔上剛  
 下剛上柔下之卦多矣不當獨於咸恒言之也是故剛  
 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巽  
 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  
 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恒恒亨无咎利貞  
 此久於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恒  
 久不已然後為天地利有攸往者恒道无終窮无終窮  
 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

聖人之道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咸恒六爻之才皆不及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於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咸以男下女男女交感之情也恒男上女下夫婦居室之道也交感之情少則情深居室之道長則分嚴故取象如此恒常久也卦自泰變初九之剛上居四六四之柔下居初剛上而柔下上下尊卑各得其

序常久之道也故曰剛上而柔下此以初六九四言恒也震為雷巽為風雷動風行兩者相薄相與於无形而交相益者也常久之道闕一則息矣故曰雷風相與此以震巽兩體相應而言恒也巽巽也震動也飄風驟雨天地為之不能以長久而況於人乎長久之道非巽而動不可也故曰巽而動此再以震巽言恒也夫剛上柔下而不能相與不可也相與矣不能巽而動不可也三者之才具則上下皆應斯足以盡恒之道故又曰剛柔皆應此再以六爻相應言恒也且以夫婦之道觀之尊者上卑者下分嚴矣不能相與則情何由能通相與矣剛或犯義柔不得禮亦豈能久巽而動上下內外應而家道成推之以治國治天下一道也故曰恒初九之四六四之初宜有咎亨則无咎亨者剛柔相與巽而動其

動不窮也貞者泰初九也初九以正巽而動是以亨乾  
 天坤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正而已矣故曰恒亨  
 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此再以初  
 變四言恒之才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非一定  
 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恒不動故曰利有攸往恒一變  
 并再變蠱復歸於恒三卦有震兌巽坎離艮之象天地  
 之道始於震終於艮既終則復始於震而恒體不變所  
 以能循環不息終始不窮亘古今而常久也故曰利有  
 攸往終則有始也何以知天地之道能久哉觀諸日月  
 之行四時之運則知之離為日坎為月坎離相易互藏  
 其宅剛柔相與不失其正冬行北夏行南朝出於震夕  
 入於兌得天之道終則有始也故能久照春震秋兌夏  
 離冬坎陰生於姤陽生於復剛柔正也始於立春終於

大寒終則有始也故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以恒致亨始  
 之以貞如日月之明四時之有經故天下相說而巽其  
 化乃成天地非恒不成觀諸天地則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以九四一爻極其卦之變以推廣常久之道也在卦  
 氣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常永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相應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  
 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  
 居初也亦通○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  
 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  
 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終則有始久於其道終  
 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應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極言恒久之道並本義○正便能久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個只是說久○問恒非一定



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遜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去情上面看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

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動初與四為應一與五為應三與上為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為恒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恒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不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恒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屠至武帝之後則浮屠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

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瓜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為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恒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並易說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

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立不易方乃能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恒居常而可久也通於衆處於无過守正而不變其道乃可久也非常之道可暫而不久者也若夫遠而天下久而萬世无所往而不利惟常道為然雷風雖若非常其所以相與則恒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亦一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有天地以來其用未嘗易君子所立之方理義有常亦萬世所莫能易

兼山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可以為常矣然君子何取於立不易方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或有蔽焉義則无也故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始可以為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方猶道也君子則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

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風相薄極天下之動也而其正不動恒也恒自震三變九三立而不易君子以是處天下之至動而立不易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也巽股為立坤為方動而不易其方其不動者乎

易傳

東萊呂氏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為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為士只是在此終乎為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

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易說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無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一作特用為常求之過深

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始求可久之道當與時消息而以陰居之執一不變涉於刻深取凶之道執一廢百无往而

利

龜山楊氏曰昏義曰欽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初與四為正應而居一卦之初未及欽慎重正而遽親之是始求深也故曰浚恒貞凶浚者治而深之也雖貞亦凶矣夫何利之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冲冲亦既見止亦既遇止茂心則降則其始求可知矣說易○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

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

歟據為之辯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

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无委曲也荆川語錄

兼山郭氏曰初六自上下下故曰浚恒恒非可以浚求

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

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

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為貞則凶矣不達退速之道

何所利哉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本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陰陽相

求之象初入卦底在兌澤之下巽為股股入於澤下入

之深者也浚之象故曰浚恒四震體躁動九陽剛處非

其位不能下初不正不量而入始與四交求之太深非

可久之道故凶夫人道交際貴乎知時而適淺深之宜  
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或曰初六不正是以求之不  
可深曰動而正四亦不應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浚恒之  
凶在始求太深人未必應情已不堪无所往而可也故  
曰貞凶无攸利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  
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  
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  
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  
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本義○叔重  
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  
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曰固未見其有不  
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恒之初與四時  
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  
貴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  
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  
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  
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  
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  
當玩味大抵人情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  
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易說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先生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  
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  
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

於中也能恒久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  
 正未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  
 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  
 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  
 之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繫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

免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非其位宜有悔也然在下卦之中以陽

居之能久其中也故悔亡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不當位悔也久中則可以亡也顏氏

之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何悔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

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

正非无悔之象能久於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它辭特

曰悔亡蓋見止於守常无它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動而无悔久處而不厭者其唯中乎恒久

之道也九二動而正其悔亡以正守中能久中也能久

中則能恒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本義

東萊吕氏曰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

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

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

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

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

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

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猶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二非得形之中本自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

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唯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

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宜不能安其處也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者疑之也蓋陽得位疑若能常者故稱或焉或者不必之辭也

易說

○人无常心无不為已巫醫慎疾者所賴尤不可為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解語

通志堂

恒其德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恒其德何所取容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况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得其所處宜堅正守恒而巽究為躁動而不正可處而不處失恒也故曰不恒其德將進而犯上則上為正將退而乘二則二得中雖躁動矣進退何所容乎不得已而復豈真能恒哉故曰无所容也三動成離為目三復成巽兌為口目動言巽羞之象三動

而復二在下承之未嘗動也三於是始有羞矣故曰或承之羞或疑辭亦巽也九三可貞而吝是以及此夫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况九三之處高位乎易傳新安朱氏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義本

東萊呂氏曰事有未是則當去之既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為正矣九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



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舍可容之地而反至  
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  
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舍是而從非  
舍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易說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伊川先生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  
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  
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  
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  
故云安得禽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恒非位則功无以  
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不處於位而遠於事者也

君子之於天下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不居所當居  
不事所可事以是為常卒於无所獲而已

兼山郭氏曰九四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其才其時  
不可以成功者也雖曰恒之時亦久非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  
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  
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  
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恒道語之聖  
人久於其道則失之遠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本泰之初九初往之四二成巽巽為  
雞二在地上田也二應五則巽禽為五有矣九四處非  
其位待之於上則初不至與初相易則巽伏而不見四  
安得禽哉久處非其位自无得禽之理此不知義之所

當得而失其所欲者也冒榮招辱貪得致亡曷若守恒

之无患學者亦然學无常位亦何所託業哉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

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求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舍苟

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

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

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

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

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

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為學不得正當門戶則

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弊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易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先生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

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

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順從於人為恒

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

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一作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

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

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

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

則為凶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而不失正

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恒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哉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君子立不易方常而有變之義者也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六五有震兌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順也六五順九二之剛坤德之恒也恒其德則正以順為正者婦人之德坤於乾為婦恒其德貞在婦人則吉正故吉也陽奇一也陰耦二也陽始之陰終之六五從九二終吉孰甚焉從一而終也故曰婦无再嫁之文六五一爻於巽為夫於乾為子又有兌金刻制之象去其不正而從正制義者也婦人嫁則從夫

夫死從子適宜而已父令君命有所不從從婦則凶之道故曰從婦凶也易傳曰五君位也而不以君言者蓋如五之義在夫子猶凶况人君乎君道尤不可以柔順為恒故也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則未為失矣易傳新安朱氏曰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

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亨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

錄語

東萊呂氏曰乾健也天以剛為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為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易說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

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居恒之終持守欲固以柔居上下應於三三亦不恒莫知所守當震之極動搖无止失守无功凶其宜也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上六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

常者也雖動而不息无功矣故振恒凶振者動之極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

也庸无失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處震動之極以動為恒不能久其德

故振奮妄動如風振林木不安乎上而求有功上六九

三正應也妄動則下不應誰與之成功上三相易兌為

毀折大无功也大无功則凶成得臣諸葛亮是已

易傳

新安朱氏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

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

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為常所以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六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七

後學成德



艮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遜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遜遜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遜所以繼恒也遜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遜故為遜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遜也易傳

遜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遜者陰長陽消君子遜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遜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

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  
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  
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傳  
白雲郭氏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  
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  
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  
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  
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  
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為齊卿其道皆  
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說  
新安朱氏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  
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  
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

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  
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  
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本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  
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  
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  
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雖遯之時君子處之  
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  
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  
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一作藏而  
不為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  
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

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遯遠於害也柔浸而長非貞不立可以自令不足以求勝故小利貞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為否理之必至也止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亨矣故曰遯而

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乎上下不交也故小利

貞與時行也與屯之九五小貞吉之義同說易

兼山郭氏曰遯非有亨之理其所亨者遯也案卦乾德廣運於外艮知行之宜於內所以能遯而亨也易以陽

稱大陰稱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不失其時是以言小利貞又言浸長也遯非可大之時然其義則大也老

子曰功成名遂身退遯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雛食亦遯也充是二者得聖人之道多矣顧不大哉說易

白雲郭氏曰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

當位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為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

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柔言大矣哉



者蓋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不然困窮逃難而已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義所以為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於遯而已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為義小矣故特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漢上朱氏曰遯坤再交乾也陽長則陰消柔壯則剛遯晝夜寒暑之道也二陰浸長得位於內君子之道漸消是以四陽遯去自內而之外故曰遯遯以全其剛小人不能害其身退而其道伸矣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或曰三陰進而至否五陰極而至剝君子猶居其間二陰方長君子何為遯哉曰否陰已盛剝陰將窮故否之九四

九五上九剝之上九君子居之遯陰方長進而用事可不遯乎然君子之遯未嘗一日忘天下陰浸長而未盛五剛當位應二則與之應而不辭矣與時偕行豈必於遯哉孔子所以遲遲去魯孟子所以三宿而後出晝鄭康成曰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亨也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再以二五相應伸遯亨之義也二陰浸長方之於否不利君子貞固有間矣然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陰為小剛當位而應六二得乎中正也先儒謂居小官幹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猶行易傳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哉苟可致力焉孔孟之所屑為也蓋遯非疾世避俗長往而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惟時而已非不忘乎君不離乎羣消息盈虛循天而行者豈能盡遯之時義故曰遯之時義

大矣哉在卦氣六月也故太玄準之以逃唐傳

新安朱氏曰剛當位而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浸而長

以下二陰釋小利貞時義大矣哉者陰方浸長處之為

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義本○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

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小往

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

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

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

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程傳所言則

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

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

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

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問遯亨遯而亨也分

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

何先生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

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真正

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的福先生曰是如此此與

否初二兩爻義相似○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

陰已浸長如何可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王敦之

導非謝安也事乃王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

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

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

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可去又曰王允不合

要盡殺梁州兵所以致敗金語

東萊呂氏曰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

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遜身雖遜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遜故曰遜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遜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遜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已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君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為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為君子二為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

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為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遜然必盡已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為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已好名節者知不可為遂恣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遜之義亦曰大矣哉蓋以此也然遜之時義尤為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又曰當遜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為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遜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

見金易說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伊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

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

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

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為憎惡之惡遠小人

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為言敬小人

而遠之之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物居地上莫高於山天之至高雖非山比

然山之勢與天並高天若遠避遯之象也君子之遠小

人如天之遠山不惡而嚴儼然望而畏之不可犯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藏疾也无所拒然

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之不惡而嚴之象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下有山內外之分也不惡而嚴全身潔

己之道也豈若小人悻悻然見於面目而後去之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之為象取二陰浸長而消陽君子見幾

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非是名卦

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時畏小人之害

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為遠害之地然亦有以

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

疾矣孔子曰君子无眾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

山林江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

君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為之

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也不知其道而固有者桀紂

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遜則篡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以下陵上天遜而去之不可干也三四五上君子初二小人內君子外遠小人也小人遠之則怨怨則所以害君子者无所不至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不可得而親是亦其之怨亦其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遜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義本○問遜卦遜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曰恁他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易說

廣漢張氏論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曰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所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能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

南軒集史論

東萊呂氏曰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為之亦如恭而安尋常

人恭敬者為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易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無災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為

否矣能無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白雲郭氏曰易道貴早辯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辯之道言於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辯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為遯之尾是為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為厲止而不往則無災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體以前為首後為尾四陽避患患未至而先遯初六止而在後所處不正危道也故曰遯尾厲往之四雖正成離坎自明其節而遇險災也不若退藏於下自晦其明不往則何災之有初六處下非當位者所處微矣是故不去猶可以免患易傳曰古人處微下

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

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義本○遯尾厲到這時節

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它如何賢人

君子有這般底多○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

有所往但當時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

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

不若不往之為无災某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

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眾賢皆去

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

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賢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

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

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為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

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如居下而為祿隱可

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為卓顯用不能居

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

厲而已它卦上為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為尾以其

遯而去也易說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

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

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

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

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

牛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

戡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又處乎內故曰黃牛執言

持革言堅固也方遯之時衆陽皆遯已不得而從之以

守中行順堅持其志而不解知所自信者也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黃牛之革中順之

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黃牛之革

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萬變陳於前則

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說易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說解也六二柔靜中正有應於五

志在君親之人也其執之堅其持之固庶幾遯世无悶

說易

不見是而无悶者也然彼剛也此柔也故有黃牛之革

中順之辭焉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

矣而猶執用黃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

事勿用有攸往雖應於君而遯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

孔子於定哀孟子於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以少

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為下體艮卦之主知

時止而止故稱執焉柔順牛之象也中正黃之象也不

能執用黃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為於天下而自

衰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為脫者有矣

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艮手執也坤為牛坤中為黃艮為革執之

用黃牛之革也二近初六而應五處於內近小人往從

五則所執說矣二從五成離兌離火勝兌金兌為毀折

有勝說之意六二知其不可以處而比初又不可往而



從五乃堅固以執其志如執用黃牛之革則初莫之止  
五莫之勝確乎不可拔孰能奪其所守哉故曰固志也  
六二柔中故執志如此乃能遯傳

新安朱氏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  
固守亦當如是本義○執之淵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  
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吐活反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  
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响以濕相濡以沫當  
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  
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  
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  
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為威  
虐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  
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  
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  
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  
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  
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  
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  
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  
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傳  
橫渠先生曰為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  
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近二陰為陰所係臣妾役於人者也陰為我役則雖近之而无害為陰所係則憊矣臣妾亦陰類也

龜山楊氏曰一陽止乎上艮體也柔進而承之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吉大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剝之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之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位雖不同其義則近之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艮止故六二止於下以固志九三過於止而係於遯也係於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於家則可施之於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得位係於二陰而不能遯巽繩係也故曰係遯九三遯則陽失位以動為疾故安其位而不動故曰有疾陰方剝陽已私係之未失位也而曰厲以動為疾久則極憊困篤不可救已晉張華是也三極也有憊之意故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九三為內之主二陰自下承之坤為臣伏允為妾以此畜臣妾則吉正也若係志於鄙賤之人其可大事乎陽為大巽為事三動巽毀不可大事也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義本○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先生

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則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畜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窓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只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道易難讀語錄東萊呂氏曰大抵遜者當遜即遜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遜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遜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決其遜是當遜而不能遜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遜可如是不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

亦如闖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易說

九四好遜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遜小人否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遜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不能遜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遜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為累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遜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遜君子吉然居遜之時有應於下小人則

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處乾巽之間剛雖不中能遯以違之亦和而不流者也故有君子小人之辭焉內以其應柔外以其用健是以謂之好也中庸曰邦无道至死不變此其庶幾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蓋乾德剛健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潜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好者情欲之所好也九四係於初六不正之陰而相應情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當可遯之時舍所好動而去與應絕矣動則正正故吉蕭望之不顧

王生之寵是也故曰君子吉曰小人否者九動成六六安於四又有小人不能去之象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極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易傳曰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者也是以吉小人則義不勝欲牽於私好相與陷於困辱危殆之途猶不知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義本

東萊呂氏曰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為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為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

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途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說易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九

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九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惟在正其志而已矣

金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貞

吉

說易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為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為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

說易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中正无以加焉美之至也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也當位而應可止則止也不後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故曰嘉

遜貞吉者以自正其志而安也。正志者行止无累於物也。此夫子所以疾固歟。易傳曰：雍彖則繫言遜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有濟遜之意也。於爻至於五，則遜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遜言之。傳易

兼山郭氏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雖革運之有終，其嘉遜之志則一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其有見於此乎。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其為嘉遜之志則一也。故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遜之世，莫美於斯。故曰嘉遜貞吉，以正志者道至於此，與時為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以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為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

皆不足以與此。說易

新安朱氏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遜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義本○問九五嘉遜以

陽剛中正，漸向遜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先生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錄語

東萊呂氏曰：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遜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說易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益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內與九三係遯有疾憊異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說易

白雲郭氏曰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

利乎以是道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於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疑之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

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易

漢上朱氏曰上九盈矣動成兌說見於外肥也上九處

卦外内无應動則正无往不利其於遯也有餘矣故曰肥遯所以无不利者剛決不係於四无疑情也巽為不

果疑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本義

東萊呂氏曰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

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則不能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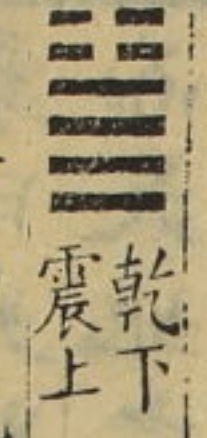
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癰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說易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 德



乾下 震上

伊川先生曰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  
 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  
 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  
 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  
 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  
 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  
 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  
 動乎上其為壯也可知易說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  
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傳

白雲郭氏曰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彖則言天地上下  
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  
中名卦之義實取於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  
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彖曰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說易

新安朱氏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  
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義本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  
陽長已盛是大有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

為大者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  
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大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  
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大壯居彊盛之勢也大者壯體大而勢盛  
也大者正體大勢盛而无邪僻也天地之體大矣勢盛  
矣情正矣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為暴而  
已故利貞說易

白雲郭氏曰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為大壯徒用壯  
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  
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強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  
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格三德於是失之矣雖

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況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惟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陰陽迭壯者也以三畫卦言之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以重卦言之初二為少三四為壯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者陰陽敵也過於陰則陽壯矣猶人血氣方剛故曰大壯大者壯也陽之初其動甚微動而不已物莫能禦君子之道義

其大至於塞乎天地之間者以剛動也故曰剛以動故壯此合震乾二體而言壯之時也初九大者正也大者正乃能動而不屈壯而不以正則失之暴不能久也飄風暴雨江河之大皆不能久故曰利貞大者正也此以初九言壯之道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正故也正故能大天地之動也乾始於子坤始於午震卯而兌酉正也故四時行百物生其大无外以正而大也易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亦至大至正而已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卦氣言之二月也故太玄準之以格夷

傳易

新安朱氏曰剛以動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天地之情可見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本義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

之屬季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卦兩畫當一畫○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字是說理先生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問如何見得天地之情正大曰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熟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已之壯乃狹已之為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已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大聖此所以為

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已之強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福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去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无輕重緣卑汗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說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

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易傳

橫渠先生曰克已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之用見之  
○克已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  
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已要當以理義  
戰退私已蓋理乃天德克已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  
已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  
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  
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  
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  
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  
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  
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蓋君子欲身行之為事業以  
教天下今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為屈而不為  
耳不顧義理之若何

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在天上則天下震驚體大而勢盛也禮  
所以正心脩身非禮弗履則威嚴行而天下服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尚能壯乎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  
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  
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也且壯  
者君子所以勝已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  
已復禮勝已之道也既勝已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

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已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祗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已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修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已也而教所以成物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雷在地者也而在天上大壯也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為臣強之象然俄且降矣君子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非禮弗履所以全其

壯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自勝者強

本義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

非禮弗履伊川以自勝者為強克已復禮非君子之大

非不可能也又引中補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

哉矯為證其義如此

自治

是如雷 成嚴猛烈之得若半上落下不如

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又云公則正私則邪勝私復禮

之機即體公行正之端也

錄語

東萊呂氏曰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

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貴育之勇克之猶難

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

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乃

為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

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為壯也

說易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

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

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

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壯于趾在最下

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下而壯勢必犯上繇是而往其究必凶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足以有

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於

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

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下體之下應震足而動趾也孚四也

初九剛在下用壯不中當守正不動以全其壯可也征凶者以正行亦凶言不可行行則兩剛相敵而四不應

壯豈得用哉故壯于趾者以其孚窮也易傳曰用壯而

不得中雖以剛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

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

其占又如此義本

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

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它卦有

孚不同征凶有孚謂其凶无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

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

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

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為既處卑

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

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

其行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无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說易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金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陰以謙居壯者也又不失其中居之安矣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為吉蓋大者之

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說易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為正九一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為不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說易漢上朱氏曰九二剛中壯而處中其動也正正則吉正吉者以中也蓋剛正而不中者有矣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其九二乎易傳曰居柔處中不過乎壯者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

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  
 猛厲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  
 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  
 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  
 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  
 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  
 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  
 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  
 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論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  
 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  
 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  
 以其志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  
 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  
 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  
 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踉羊  
 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  
 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也猶人尚剛壯  
 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  
 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  
 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  
 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  
 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不藩以



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健之極以陽居陽小人恃勢以陵物故曰用壯君子居勢以自檢故曰用罔罔謂羅制其奔軼也君子居安而畏危故曰貞厲小人恃勢狠以陵物物莫之與則反為所困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藩謂四也

龜山楊氏曰至剛而不中非大者正也小人則用壯而已在君子則罔也焉有仁人在位罔人而可為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

說易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於

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狼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為羅罔之罔失之矣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三不動陽為君子九動變六陰為小人小人處極剛而有應必用其壯故曰小人用壯君子處此自守其正有剛而不用太玄曰罔者有之舍罔非无也有在其中矣故曰君子用罔然剛極矣處兩剛之間雖正亦厲正而濟之以和說可也故曰貞厲此君子所以用罔歟震為萑葦為竹木在外為藩兌為羊前剛為角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為羝羊羝羊粘也三往觸上剛絀於藩六來乘之兌毀羊喪其狠此小人用極之禍可不戒哉京房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

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並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為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為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

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狠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方正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亡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

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正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為陰累守己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眾陽之助以銷陰慝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惟貞吉乃悔三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決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軸轉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處二陽之上居動之始壯之甚者而

以陽居陰亦以謙居壯者也壯宜有悔由謙故貞吉貞吉悔乃正也上有二陰不為藩以阻已也以剛居動之始壯輿之輹也故藩決不羸進无阻也壯于大輿之輹行无病也尚往无疑矣

白雲郭氏曰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正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舍眾剛而與上有承柔載上之志是以貞吉悔正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然九四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為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正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與輻同虞翻為腹非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陽長過中壯之甚也而不正君子道長之時四以不正在上宜有悔故戒以貞貞則類進之吉

元用壯之悔故貞吉悔亡震在內外之際為藩四動往  
 之五藩決剛得中羣陽自下進而不括故曰藩決不羸  
 尚往也曰不羸者因九三為象也坤為輿震木在輿下  
 為輶車之毀折常在於輶九四陽壯壯于大輿之輶則  
 何惡於壯乎大輿而輶壯其往利矣壯以任重道行於  
 上之象也貞吉悔亡故藩決不羸往而之五藩決不羸  
 以壯于大輿之輶利往也故象辭如此傳  
 新安朱氏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  
 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  
 決矣壯于大輿之輶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及其  
 剛故其象如此義本○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  
 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輶却  
 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

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  
 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  
 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  
 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  
 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  
 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  
 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輶此君子道盛之時  
 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  
 而可往乎說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  
 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

之則羣陽元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  
 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  
 陽雖壯无所用也○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  
 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  
 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  
 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  
 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  
 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並易傳○喪羊于易羊羣行而  
 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  
 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内狠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  
 能去其内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  
 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羊性壯狠壯陽之象四陽至壯而止  
 進六五之柔不足以制之雖不當位而居乎中能度可  
 否者也知不可制而不制藩決不羸陽得進往故曰喪  
 羊于易能知可否不與物競故无悔也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孰禦  
 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子曰於羊  
 棄意喪羊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羊之用壯无異於小人不務勝已於内而  
 欲觸物於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  
 務在克己而喪其羊也克己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  
 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德不足而位有餘  
 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  
 能成已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為羊羊羣行善觸諸陽並進之象六五柔不當位陽剛方長宜有悔然持以和易則諸陽无所用其壯而剛強暴戾之氣屈矣此所以无悔歟四互相易兌毀喪羊于易和易亦兌也蓋位尊則能制下德中則和而不流以此用和其誰不服光武曰吾治天下亦柔道六五之謂乎易傳曰治壯不可以剛人君之勢不足而後有治壯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疆場作易本義○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

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

錄語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一元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其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

能說

藍田呂氏曰壯窮必衰不可長也四陽上進羝羊也上六居外藩也不能退剛長不已也不能遂上窮也窮極其壯不衰不已故元攸利也六五上六皆柔不足以制剛五以易而喪羊上以難而獲吉上處窮極不敢以柔而自易抑其壯而不使遂也

白雲郭氏曰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審於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為已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成九前剛也前剛角之象兌為羊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震為萑葦竹木在外為藩上動觸藩羸絀其角不能遂也退則三不應不能退也決事者當於其始詳慮之可則進否則退上六妄動不能退不能遂自處之不詳審也何往而利哉然壯終則變能艱難守正自處以柔則吉妄動之咎不長也在我而已巽為長震者巽之反故曰不長

易傳

新安朱氏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本義

○上六取喻甚巧

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絀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

通志堂

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易論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八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九

後學成德

坤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無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傳云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某竊謂物



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未詳先生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之為夫夫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為進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為盛也易說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眾多也

車馬重賜也蕃庶眾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為異專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其亨利貞可知易說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本義○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說它得這個物事晝日是鄰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錄語

東萊呂氏曰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為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甚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為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愧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

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為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為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易說

柔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

九十四  
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晉進而之於貴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皆進而之於貴人臣進受君寵之象也康美也安也如記所謂康周公以賜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君寵之多也明出地上晝也歷三陰而至離之明三接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問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之也鄭武

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其三接之謂與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爲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

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出地上進而不已至於盛明故曰晉進也明出地上此合離坤兩體言晉也晉自臨來蹇之變也離者坤易乾也離爲明自六五言之爲大明乾陽爲大也人若有明德居尊位照天下之象坤順離麗也人臣之道主於順而不知其所麗則其道不能以上行順而麗乎大明然後蹇六三之柔進而與君同德故曰順

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此以六五一爻言晉也五為  
天子四為諸侯康襄大之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六四  
進而之五以諸侯近天子之光王明而受福九五用是  
降心以襄大之錫馬蕃庶也乾變坎為美脊之馬坤變  
乾為牝馬坤為眾蕃息庶多言不一種也周官校人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亦進之意也日在中天為晝艮為  
手坤三爻三接三極數也不唯錫予又親禮之大行人  
之職諸公三饗三問三勞晝日訪問之時三接極盛之  
禮所以康諸侯者至矣非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何由至是哉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以六五兼兩體而言處晉之道或曰午為馬火畜也  
故古者差馬以午出入馬以日中而說卦以乾坎震為

馬何也曰乾離同位日與天同體金與火相守則流以  
五行言之火為馬以八卦言之乾為馬觀諸天文七星  
為馬離也離者午之位漢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  
四星曰天廡建星六星曰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  
星為天馬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昔者國有戎事各服  
其產而冀北之馬獨為良馬者乾也震為龍其究為健  
健乾也辰為角亢與房及尾共為蒼龍之次故馬八尺  
以上曰龍世傳大宛余吾之馬出於龍種龍飛天者離  
也馬行地者乾也而馬政禁原蠶蠶以火出而浴龍星  
之精與馬同氣察乎此則知乾離同位矣在卦氣為二  
月故太玄準之以進易傳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釋卦名義明出地上以卦象卦德  
卦變釋山辭本義

東萊呂氏曰晉之為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為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為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

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為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為臣道自昭明德何哉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為君為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為過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曰自強晉曰自昭二者自己為之人力无所施天行日進誰使之哉明德者己之所自有也進而不已其德自昭如日有光出則被乎萬物非有心於昭昭也易傳曰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昭德於外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昭明之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晉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於地  
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无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  
是若能擴而充之則輝光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  
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  
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照  
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眩耀而  
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燭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  
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  
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

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  
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  
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  
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  
道也寬裕则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  
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  
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  
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  
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  
兆者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  
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  
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命也

藍田呂氏曰初六明進之始故晉如以陰居乎至下未遂其進故摧如至柔居下或晉或摧宜无所立矣然順而麗明獨行乎正故貞吉居物之下當事之始物未信也故罔孚四離正應以順麗明不獨繫四裕而不狹乃未受命者所麗在離之全體未以四應而偏受命也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無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為晉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以進退為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於上

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為正不以進退為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  
漢上朱氏曰晉之始見有應則動而進故晉如動而九四不應知其不可進則自抑而退故摧如摧者抑其動也始進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之知唯獨行正道乃獲貞吉積誠不已未有不孚者故曰貞吉罔孚初坤體順其進也不汲汲以失守其退也不悻悻以傷義綽然有餘裕卒歸於无咎故曰裕无咎然裕无咎者以進之始未受命也若已仕而有官守上不見信不得其職致為臣而去可也裕安得无咎四艮為手受也巽為命初動

震見巽伏未受命易傳曰若夫有官守而不孚於上廢

職失守以為裕則一日不可居矣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

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

則無咎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義本○問初六晉如

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

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

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

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

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

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墮獲於

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

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

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

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

言我无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

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

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

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易說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

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之德非

強於進者也故以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

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



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二晉如進而之明也愁如上无應也六五以柔居尊王母之象也王母祖母之稱婦人之尊也

二五俱无應而皆處中正以中正相感而不以它故受茲介福也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眾陰之間而獨无應焉是明不見

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亂將作矣能無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履正素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於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偃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文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母字无別義亦衍字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居晉之時而五不應故晉如愁

如二至五有離目艮鼻坎加憂頓感之象故愁如言進  
之難知道未行為天下憂之然守貞則吉王母六五動  
也柔得尊位五動成乾乾為王坤為母王母也數親自  
二而上二為己三為考四為祖五坤祖之配也故祖母  
謂之王母二雖難進元援於上然柔順中正履貞不四  
久而必孚況同德乎未有五不動而應之者故受茲介  
福於其王母五動陽為福為大介大也二中正五動亦  
中正是以二受五之福故曰以中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  
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  
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本義○問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  
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无正應當此之  
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澹自安於位故人見其  
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  
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為六  
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  
休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  
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  
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諂於富貴不墮穫於貧賤而六五  
終亦自與六二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  
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  
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  
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無不通之  
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

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

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

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

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

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

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

上晉為衆允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順

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則忠

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雖非中正

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

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為疑而允之也故

曰志上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衆三不當位衆所未允宜有悔晉之

時三陰在下同順乎上三順之極而有應三志上行則

二陰因之得麗乎大明上九應之成兌兌為口三得正

衆允之也衆允則悔亡此大臣因衆之願而效之上者

也以此居位雖柔必強何憂乎不得其任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

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本義○衆允象也悔亡占

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

而順從之此眾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無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眾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是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

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賢者以上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當明進時以陽居陰又處四陰之中下應於初進退失守如鼫鼠然位不當者也守是不變取危之道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為德而火以暴為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

危乎位不當者既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為貴

易說

漢上朱氏曰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為鼠陽為大鼠晝伏夜動者也坎為加憂九四剛而不正處晉明之時竊據上位憂畏而不安碩鼠也大明在上三陰進而麗乎明四處位不當而不知退於正為厲知非而去未失為虞丘子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

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已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一作其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明之中二陽所麗體柔處尊物之所歸故往吉无不利也明進之時而體陰柔宜若有悔柔居二陽所麗之間而下无應宜若恤失得然二陽所麗物之所得故悔亡而失得可勿恤也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術斯以往何不利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它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於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

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矣孟子告勝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為善也謂之強為善亦自昭明德之義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不當位有悔者於進德為失不剛故也坎為加憂恤也五能舍已往而從上九上正其君於道柔者剛矣則悔亡失者得而坎毀故曰悔亡失得勿恤五明之主患在於矜智遂非以失為恥故戒以失利邦國之慶也悔者亡失者得憂者喜慶之謂也陽為慶故辭曰往吉无不利象曰往有慶也易傳曰不患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故戒以失得勿恤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  
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  
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本義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爲六以  
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  
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  
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  
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卜得此  
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  
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  
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  
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  
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

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  
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  
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  
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  
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  
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士人發解  
做官這個却必不可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失得勿恤  
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  
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並語  
東萊呂氏曰六五既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  
其明如此其處必無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  
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

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  
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  
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  
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  
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  
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  
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  
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  
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  
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  
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  
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  
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  
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  
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  
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  
中正爲貞○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  
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  
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  
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  
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  
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



知止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居明之終明將窮矣故晉其角明不足以及遠可以治其邑而不能及其境內邑猶伐而後治則道未光可知矣明不足故厲伐而後可治故吉乃无咎然守是不變狹吝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

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為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前剛角象也上晉之極至於角窮矣猶進而不止危厲之道維用於伐邑則可雖危厲而吉伐邑者自治也若施之征伐則凶有咎窮兵故也上窮反三入於坎險在內為邑邑已之自有故此伐邑有自治之意伐邑則九得正厲者吉吉則於自治為无咎亦猶冥升利於不息之貞所以自治者於進道有未光也上反三坎離毀未光之象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固進極則遷善速六三之行六五之往皆不曰晉者三行則上反三五往則上反五反非進也故二爻不言

晉傳

新安朱氏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本義○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邱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錄語

東萊呂氏曰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

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以言未光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

後學成德



離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易傳

東萊呂氏曰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易說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

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君子為字也

傳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殆且

傷矣所以利艱貞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真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無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

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易說

藍曰呂氏曰明夷藏而不顯也明夷之義文王箕子事紂之道也君子之德非所尚於明夷而泣衆之道不用明焉於是乎取之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總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為日為明坤為地為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夷傷也晉日在上且晝也明夷明入地中暮夜也鄭康成曰日在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乃傷矣晉者明君在上羣賢並進麗乎大明之時明夷者闇君在上明者在下見傷之時故曰明夷此以坤離兩體言明夷也明夷晉之反離為文明坤為柔順坎為險難陽為大文王當紂之時內含文明外體柔順蒙大難而免於

難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文王  
 用明夷之一卦也初九六二九三正也明夷之時不晦  
 其明則有禍失其正則其明熄滅處之者利在於艱貞  
 而已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如日在地中其明可晦  
 正不可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坎險在內內難也箕  
 子紂同姓近則身在商邑之中難在內者也佯狂被髮  
 自守其志囚奴而不變其於正也難矣故曰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箕子同明夷利艱貞之三爻也文  
 王箕子雖若不同其用明夷之道則一也在卦氣為九  
 月故太玄準之以晦易傳  
 新安朱氏曰明入地中以卦象釋卦名內文明外柔順  
 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利艱貞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

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義本○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  
 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  
 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  
 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  
 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  
 象爻說利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

言之錄

東萊呂氏曰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  
 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於地而已人  
 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  
 道本不可無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  
 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  
 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

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無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為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光同塵故又以内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

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為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易說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泣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夫泣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

欲明之盡乎隱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而

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

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夷

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

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日所以照

臨下土故君子之涖衆者其象似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者晉之反坤為衆為晦離為明初九

九三入而治之涖衆也天下至衆以明涖之則知有時

而困人情不安用晦而明則親疎小大无所不容衆為

我用此垂旒塞纊而明目達聰之道也易說

東萊呂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此

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於地而

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鳥有暘谷之明故

古人曰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養其

清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

截然無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辨察則謂宣

帝賢於舜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

雜霸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仔細玩味易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

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

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



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  
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  
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  
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  
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  
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  
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  
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  
而不能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  
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  
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  
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

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表閔於黨  
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  
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遜  
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  
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  
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  
往之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明當升而反在下飛而垂翼之象也  
君子明者也明夷不明者也明與不明義與不義之分  
也不義者之食義者不受也明者所爲不明者不信也  
故于行則三日不食有攸往則主人有言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以為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主人有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進是為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於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

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於前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辨之於初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晉上九反而為明夷之初九離為鳥自上下下于飛也見傷而垂其翼者也柔為毛剛其翼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害其所以行使不得進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離為日之四歷三爻兌口在上三日不食也斷之以義雖困窮饑餓而不悔故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之四有攸往也巽東南方主人位兌口為有言君子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方初九以正見傷於明夷之始其事隱而難見微而未著自常情觀之豈不離世異

俗乎此所以主人有言然君子不恤也義之當然納履  
而行何往而不貧賤哉易傳曰待其已顯則无及矣此  
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去也穆生之去楚二  
儒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故袁閔之於東漢亦以爲狂  
也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  
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  
亦未爲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  
爲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夫  
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  
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  
去者爲客則居者爲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

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且好安惡佚君子  
小人同然君子棄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  
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易說  
六一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  
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  
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  
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  
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唯蹶張用左  
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  
亦必自免有道拯用一作其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  
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  
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

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己用故欲

拯闇同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陰柔居中在二陽之間不自明而賴物以為明不自行而賴物以為行順物之則而不自用晦其明者也故曰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則不能自行用拯斯難馬壯乃吉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

拯馬壯蓋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

以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爻因初九之往以取象初往二成巽震為左翼股也二為小人所傷不可動以應五明夷夷于左股小人之傷君子天也君子无如之何亦順之而已六二在位不可以苟去用九三拯之可也拯子夏傳說

文字林作拼音升一音承上舉也三震起也九三之五成艮手有起手上舉之象夷于左股既不可動用上舉其手以濟六五之柔者當資九三之力九三坎馬震為作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馬壯乃可載上而行以濟弱六二不動亦保其吉雖傷左股猶无傷也此六二順以致吉不失其事君之則也則者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夫風雷相益水火相用見於萬物異體而同功者多矣況二三同體乎然非中正明德君子其能如是書曰告于顛隳若之何其六二之謂歟鄭本作明夷睇于左股睇傾視也離目變巽左股見傷故睇之或當從鄭或曰卦爻有因前爻何也曰亦彰往察來之一端也前爻既往後爻方來來往相為用故有因爻成象者如同人九四因九三九五因九三九

四明夷六二因初九也有因前卦為象者如明夷之上六因晉夫之初九因大壯玩其辭則可知故曰斷辭則備矣太玄亦然一首不盡其義乃以二首明之易傳新安朱氏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之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

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

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離之極至明之主也上六居坤之極至暗之主也離南方之卦離至南而益明得其地也故曰明夷于南狩明夷之世至明之主得其地以攻至闇之主必大有得故曰得其大首君子之於物无不愛也雖有甚惡閔之而已正之而已不可疾也持不可疾之心以為正則君子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也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

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為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所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公之位上六明夷之主九三極明至剛得位而應不得已而動以克極闇之主湯武之事也自二至上體師坎為中冬狩之時離為南三動之上南狩也故曰明夷于南狩狩者為民去害離之三陽乾也乾

為首陽為大南狩克之得其大首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故曰得其大首離為鳥飛而上逆不可疾也九居上未正也民迷久矣遽止則駭懼不安當以疾貞為戒故曰不可疾貞動於中志也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易傳曰以下之明除上之闇其志在於去害而已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武革命之

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  
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  
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  
之誓皆非一舉而為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  
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  
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  
民心也易說無湯武之志則篡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  
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  
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  
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  
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

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  
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

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

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  
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而

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  
外○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

其心所以終不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  
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

意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坤體純柔至闇者也六四當明夷之世以  
陰居陰入于至闇之始在上者亦皆昏闇然能獲在上



者心意出之于門庭之間者必以陰柔之資逆探在上之邪心在上者既闇不能察而拒之此所以為其所得也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以六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大學之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治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

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適所以喪其君之明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於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極闇九三極明四遠上近三應初震為左離為大腹四自震應初入離入于左腹也坎為心坤中為意初六之四離變艮為門四為夜獲明夷之心

于出門庭也初之四則坎坤變兌為說獲心意之象故  
又曰獲心意也其微子去商之事乎上六極暗將亡其  
意豈願亡哉去暗就明亡者復存則獲明夷之心意矣  
震為反生故也六四柔順而正與上六同體比於三而  
遠於上六以譬則微子之類也腹之為物能容者也自  
外而之內自上而之下九三所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  
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  
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  
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  
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  
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  
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

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  
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  
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  
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  
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  
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  
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易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  
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  
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

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元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舍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未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二陰至闇之間不可與明所以利貞者知守中以為正也此箕子事紂之義乎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為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天下不以為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已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

與人君處晦皆同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動則正正成離離明也不動成坤坤為晦自晦其明也五上同體迫於昏亂而不可去是以自晦其明以免禍箕子之明夷也自晦者不動而已未嘗失正也明在其中失正則其明遂亡故佯狂者自晦也不受封去之朝鮮者正也聖人慮後世讀易者以自晦即守正而蒙垢愛生失其所守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知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為

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

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明當在上而入于地上六所以失明之則闇當在下而不用其明六二所以順以則也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於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於極而不如變失則亦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晝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晉明出地上反為明夷則明入地中不明而晦上六極坤坤為晦故曰不明晦晉時離出坤登於

乾五下照坤六四坤在上為國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晉反則離入於坤後入于地也○五者君之位以明德居尊位者人君之則後入于地則失位失位者以不明晦而失為君之則也人君近君子遠小人兢兢焉唯懼不明乎善者所以守其則也得失无不自己為之者得之明失之晦晝夜之象故聖人舉晉明夷二卦反復以釋爻義原初懲後為人君萬世之戒雜卦曰明夷誅也為明夷之主而不誅者鮮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照四國以位言本義○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

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  
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  
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  
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  
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  
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  
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  
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  
始明而終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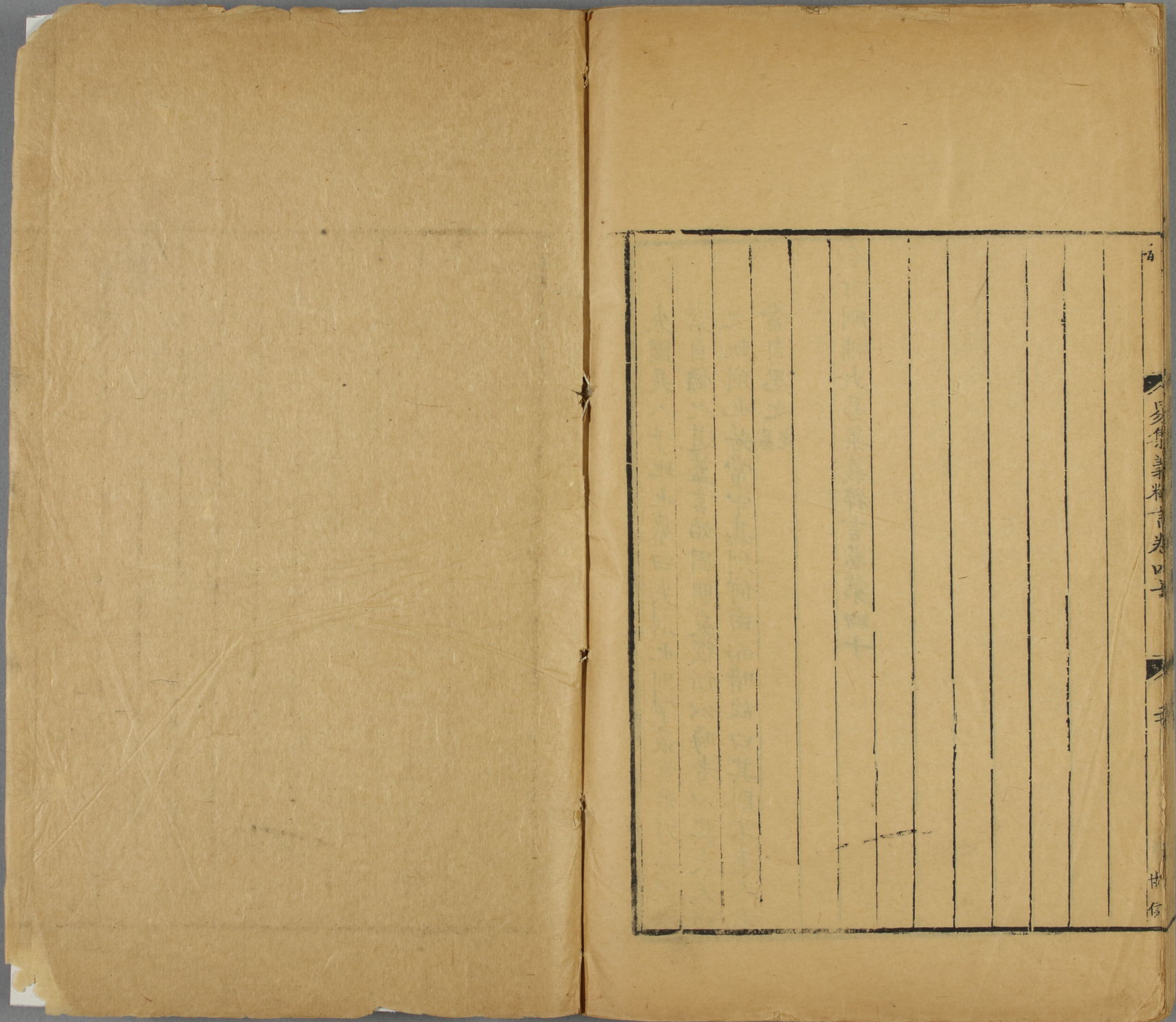
錄語

東萊呂氏曰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  
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  
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宋為相而致  
太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

失國是入于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  
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  
之軌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  
當自思之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十



四

身集新報言卷四

三

廿  
信

